

徐城北 著



风景的厚度

学人文库

新华出版社

美丽的大自然

人文之景

贵在景中有“我”

调节风景的“景深”

学人文库

风景的厚度

徐城北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景的厚度/徐城北著 . -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7.10

(学人文库/王学泰主编)

ISBN 7-5011-3657-2

I . 风… II . 徐… III .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9009 号

学人文库
风景的厚度
徐城北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90000

1997 年 10 月第一版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011-3657-2/Z·454 定价:14.80 元

主 编 的 话

“文库”这个词现在到处可见，实际上中国古代并没有这个词，却有与之相反的“武库”，而且用它形容“文”，以比喻一个人的学识才具和文章风采。晋朝有“左传癖”的杜预因远见卓识、精明干练被誉为“杜武库”；写《崇有论》的裴徽由于博学稽古，人称“武库”，言其胸中“五兵纵横”。由此，产生了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清霜，王将军之武库”。“武库”蕴涵丰富，地位重要。两汉、魏晋等朝的武库都在皇宫之侧，宫城之中。难怪人们把“武库”视为学问、才能、技艺的象征。但“武库”一词毕竟已成过去，如本丛书名曰《学人武库》，不仅滑稽可笑，也有自吹自擂之嫌，令人联想到装满了刀枪剑戟的兵器库，甚至会想到那可以毁灭地球几次的核武库。

“文库”相对“武库”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但与以分裂人群、甚至分裂地球为目的的“武库”不同，“文库”是联系人群的，其长远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具有完整的精神的地球。当前流行的“文库”一词，大约是舶来品。本世纪初，日本就有《立川文库》、《新潮文库》等问世，后又诞生了著名的《岩波文库》。风气传入中国，则有了《万有文库》之类。这些文库的编辑大都以普及学术为目的，为人提供从内容到价格都易于接受的书籍，使读者能更广泛地接受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融汇了全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文化的文明才会提供使人们聚合在一起的条件。从这点上来说，自有人类以来，先圣时贤创

造的所有的精神财富就是一个大“文库”。

我们编纂这套丛书的目的也是营造储存精神文化的仓库。虽然它还远不能与那些无所不包的“大文库”相比，但以涉及问题的广泛和外观的朴素，在编辑立意上是与“大文库”有一致之处的。在这座“文库”中，我们要把一些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以大家所乐于接受的形式储存进去并推荐给广大读者。

以读书、写字、搞考证、做论著为职业的人们，面对人生、涉足社会、融合自然时自有其感受。这些感受每每和其所从事的专业研究有所关联，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者也。因此本“文库”所收虽为随笔、小品性质，但却带有一定的学术性，也可称之为学术随笔、小品、短论。可以使读者在阅读这些短小轻松、通俗流畅而富于趣味的文章时，受到学术的熏陶，获得一定的知识。这种工作也是我们的前辈学者所不弃且非常重视的。如梁启超、鲁迅、胡适、顾颉刚、闻一多、吴晗、邓拓等人创作的学术随笔，往往比他们的专著影响更大、更深远。前辈学人的优良传统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本丛书第一辑的作者有从事文学、戏曲、文化、风俗、美学、美术史、历史、经济、社会学、哲学、建筑学、饮食文化以及在国内刚兴起的农民社会学研究的。这些学人在作品中既传播了知识，也阐明了学理。我们的编纂原则是在不违反党的基本方针的前提下，要言之有物、言之有味。“有物”指能阐明某个学理或生活准则；“有味”指写的生动、覃覃有味，读之令人忘倦。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两点很不易，但它是奋力以求的。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像春天无声的细雨般去滋润渴望新知的心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似乎比“腾蛟起凤”“紫电清霜”更美丽，更温馨。

王学泰

风景的厚度(代自序)

风景有没有厚度？风景该不该有厚度？

一般说，风景没有厚度。会照相的人都知道，掌握好“景深”是使照相获得成功的关键。比如被照物在“三米”位置，你就把“景深”（焦距）调到三米，结果片子拍出来，最清楚处就是你的被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三米”仅仅是一道没有厚度的“线”。“线”只表示摄影者和被摄物的距离，却没有厚度。而一旦有了厚度，被摄物就模糊起来，风景也便没有主次了。

但是，人的视线又能不断变化焦距，那道“线”总是忽远忽近地游移着。留神看近处，景深就近；注意看远方，景深就远。如果眼睛老化或出了毛病，这种调节“景深”的机能就会退化，就需要依靠眼镜的帮助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景一旦有了厚度，就证明了人的低能，就成为人类的灾难。

变换一个角度——试问文化的风景有无厚度？文化风景应不应该有厚度？我觉得经过这一问，头脑真应该猛一“机灵”，结论就和刚才大不一样了。试看古往今来，任何人的文化视野，都有一个大致不变的趋势：由近及远。年轻时近，年老时远，需要具有一个相对的厚度才好。比如您年轻时喜欢绘画，那总是绚烂为好；但中年就未必觉得有意思，“景深”高些远些才佳；及至老年，对世界和自

已的见地深刻了，绚烂归于平淡方能入眼。

以上谈的，都还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再谈纵向发展中的一群人——一方面，南不同于北，东不同于西；另一方面，前天不同于昨日，昨日又不同于今天。这本是客观世界的既定现实，但人们又习惯在审美层次上，追求普遍性与历史性的结合。总希望作品能够穿越时空，得到尽可能广泛和持续的审美效果。

比如唐诗宋词，究竟感动了多少朝代和多少地域？

比如古典小说《红楼梦》，究竟感动了多少红学家和“大观园人”？

比如京剧《锁麟囊》，是程砚秋 40 年代首演的新戏，但后来好几代的程派演员，几乎没有不靠它成名的。

但凡好作品（好诗词、好小说、好戏剧……）当中的“好”，其魅力究竟在哪里？就在于“景深”有厚度，使作品的欣赏面广泛，使作品和民族的源头挂钩，还穿越当代延伸到未来。

今人的每一件作品——甚至平时的每一件小事，都应该力求做好，使之好在当代，好向千秋。

最后说一说我的这本书——首先，要承认认识的逐步深化是一个客观存在，任何的“好”都不会一步到位；我至多只能在定稿的那一刻，尽量使“景深”有一些厚度。只有这样去努力，写出来的文字才不至孤芳自赏，才不会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我就是抱着这样态度设计和修改这本集子的。

我给这本书叠了四个“褶儿”（也就是“起承转合”四个层次），使之符合“认识论”的精神；同时也力求把每一篇文章写深改好，让这些“单篇文章”具有独立性，也更耐咀嚼。

话是这么说，至于到底怎么样，您还得自己看，自己品味。

徐城北

1997 年春节前夕

目 录

美丽的大自然

北京醉翁亭记	(3)
姑苏一瞥	(6)
夜步西湖	(10)
豫园纪事	(13)
品味雕花楼	(16)
鲜鱼饭店	(19)
攀枝花流水章	(22)
杨家埠神游录	(29)
借景	(32)
藏头三联	(34)
冷泉亭随想	(37)
不像	(39)
龙井访茶记	(42)
围墙的记忆	(45)
海滩上	(48)
赌石	(51)
帘子	(53)
多几个故乡	(55)
吃小馆与庄子风韵	(57)

足音 (59)

人文之景

汪曾祺在大连	(67)
话罢了龙井茶、虎跑水	(72)
盆景不是风景	(75)
散文的声音	(77)
撩人的红叶	(79)
印信与铆钉	(81)
古今“不二斋”	(84)
杭报女记者	(87)
收支平衡	(90)
马后炮	(93)
橘逾淮而北为枳?	(96)
说“大地走红”	(100)
北海公园和仿膳饭庄	(102)
火锅的斗法	(105)
涮羊肉梦幻曲	(107)
两种足球迷	(110)
七步	(112)
尘埃的忆念	(114)
提倡神游	(117)
“真好”的人民	(119)

贵在景中有“我”

我读年节	(123)
我见到了莎士比亚	(127)
我说曹公墓碑	(130)

我谈苏州籍贯	(132)
我思书房文化	(134)
我观旅游之道	(137)
我品眼高手低	(139)
我道见好就收	(142)
我编梦中歌谣	(144)
我论消化不良	(148)
我忆初闯津门	(152)
我评经典相声	(155)
我当儿歌歌手	(157)
我玩歪把球拍	(161)
我是老老三届	(163)
我找永字八法	(165)
我议生命谋略	(167)
我赏西山红叶	(170)
我接镇江陈醋	(173)
我看新版《醉酒》	(175)

调节风景的“景深”

寻找自己的风景	(181)
闲章不闲	(184)
吃味儿与吃派	(186)
京剧的三座大桥	(189)
湖海盟	(192)
老房子	(194)
桂花树下	(196)
远看足球	(199)
书与人	(203)

土菜	(205)
定位	(207)
旅途读书	(209)
俞振飞的两件墨迹	(212)
走不完的街	(217)
鲁迅与梅兰芳	(220)
不妨恢复前门区	(232)
黄牌警告之后	(235)
中年的减法	(237)
春天·枣树	(239)
没空儿生病	(242)

后记

美丽的大自然

婴儿睁开眼睛，大自然不但谈不到美丽，连意义也不存在。蓝色的天空、黑色的土地、白色的墙壁……婴儿一点也看不懂。婴儿只熟悉母亲。母亲的蓝眼睛如果在笑，天空随即也对婴儿欢欣。母亲的黑眼睛如果生气了，婴儿则明白土地也会沉郁。母亲的乳汁是白色的，婴儿永远景仰纯洁和甘甜，那白色是自己的生命。

等到婴儿稍大，他(她)就以这种来自对母亲的景仰，去看待周围的大自然——一切都是多么美好，多么纯情！大自然的风景所具有的“厚度”，其基础正是来自对母亲的热爱。

沿水左拐，进扬州古“吹台”。台者，亭也。四壁镂空，皆有月亮门可供远眺，可供伸出长长、高高的钓竿垂钓，可供伸出心灵的喇叭奋力“吹号”……：

北京醉翁亭记

久居北京，每年都怕春游。近处诸景司空见惯，远处交通不便。加之年轻时走南闯北，名山胜水皆入胸次，再看京郊诸新去处，不啻小巫见大巫也。然而今春，有文化界友人来家相邀：“‘北京醉翁亭’去也！”随后又附一句：“不去者绝不勉强。”余闻之雀跃：“去也！幼时读书，只道‘环滁皆山也’，却不料堂堂京都还隐藏着‘醉翁亭’！请告方位距离。”答曰：“北京外城西南方，陶然亭公园之内。”说毕即去，瞬间不见人影。

届时赴会，在公园南门请教检票员：“‘醉翁亭’安在？”闻者略想，释然，笑曰：“进门几百米，沿湖忙拐弯，再行数千步，华夏名亭园。”“在下问的是‘醉翁亭’……”“醉翁亭即在其中也。”闻言暗想，这才叫“园中有园、亭中有亭”——大公园中套着名亭园，陶然亭中套着醉翁亭矣！

进园后按“几百米、忙拐弯、数千步”之指示，果然来到“名亭园”门前。一牌挡路：“门票五角。”笑笑，照付。又见游览路线图，不看。按照规定路线游览，定然游不出学问情趣。进门，见时间尚早，正可恣意一番。沿水左拐，进扬州古“吹台”。台者，亭也。四壁镂空，皆有月亮门可供远眺，可供伸出长长、高高的鱼竿垂钓，可供伸出心灵的喇叭奋力“吹号”……余身处吹台中心，北望、西望、东望

皆亭，诸亭大小、高低，胖瘦各不同，然气度、风格、意蕴皆如置身江南山水之中耳。吹台三面环水，遂又原路退回，复沿无路之路迤逦行来，依次得观“二泉亭”（无锡），“鹅池碑亭”（绍兴），“沧浪亭”（苏州）诸名胜，足见适才所悟不虚。然峰回路转，景象别开，“独醒亭”（湖南），“杜甫草堂碑亭”（成都）又次第奔至眼前。余思忖之：此处构思何巧，竟使不同地域、不同朝代、不同文化内涵之亭，集中到此方寸之地。只因山重水环，竟然不嫌堆砌，此中奥秘，实需细细探索方是。余低头看“路”，只见大石、小石，其间流水淙淙、淅淅、沥沥不止。石有不同，大小不同，方圆不同，疏密不同。水更有不同，急缓不同，粗细不同，清浊不同。石水浑同一道，越发不同起来。由是故，余悟到“不路而路”，方是“不游而游”获得独趣之捷径耳。

正在得趣之际，忽听人呼。扭头望之，只见“有亭翼然，临于泉上”，几个熟悉之脑袋瓜儿，挤在那里，正嘻嘻哈哈，你推我搡，不知所云者何。忽飞出男高音：“老兄且回头看去！”遵命回头，石壁上两行大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行草潇洒，仿写欧阳太守之墨迹也。余回眸嬉笑谓之，“余未酒而山水之意已得矣！”

然不容分说，拉拉扯扯，揪揪拽拽，复行经几处没走过的亭子，来到一处有似俄罗斯风光的草坡。众人席地而坐，并将所携食品随意摊开，笑语与瓶盖齐飞，河水共美酒一色。有曰：“名亭园四周高楼林立，大煞风景，遥想当初盖楼之前，实应认真先读陈从周教授的《说园》！”又有曰：“‘鹅池’之碑，‘文革’中被造反派砸断。如今仿造，也应保持原样，历史痕迹不容抹去！”对此又生争论，有曰：“维纳斯断臂千古一绝残缺美，鹅池碑若做成断裂状，则属残缺丑矣！”另有人曰：“丑中亦能见美，此非中国传统文化之特色乎？”说到中国传统文化，诸君要余表态。思之再三，乃云：“维纳斯之断臂属于艺术审美学，鹅池断碑之再接，则属中国特色之艺术社会学。二者有联系亦有区别。余观此园，立意全在艺术审美学，似不宜羼入社会学范畴。若此园以再现‘爱晚亭’、‘捉蒋亭’风貌为主，断碑之再

接则势不可当……”众人思之，皆以为然。说之唱之，笑之谑之，一席食物风卷残云，不知西方之即黑。

苏州是我母亲的故乡，以前来过多次，亲朋故旧散布在大大小小的巷子里。此际我找谁呢？谁也不找。就一个人漫漫地走，闲闲地游吧。

姑苏一瞥

那年5月（“那年”哪年？已记不得。然“五月”却又绝不会错），我应邀赴上海观摩第一届海内外梅兰芳艺术大会演。会演持续十天，梅葆玖、杜近芳、杨荣环、童芷苓及诸多名家登台献艺。而我于会演期间的一个清晨，独自乘火车前往苏州，看着窗外飞逝去的风景，心潮也激荡翻腾起来。余生虽晚，但毕竟赶上了50年代梅先生的晚年；近年开始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梅学”，更感到先生的博大精深，更感到梅派艺术不是学几个腔儿、学几出戏就可以掌握的。不幸被我言中，这次会演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单纯“卖玩意儿”的倾向。这倾向在青年演员中就更为明显。我深感遗憾，但面对那报予“玩意儿”的如潮掌声，又能说什么呢？谁又肯听上一听呢？我颇觉不快，想利用白天的闲暇，到幽静典雅的苏州散一散心。

苏州是我母亲的故乡，以前来过多次，亲朋故旧散布在大大小小的巷子里。此际我找谁呢？谁也不找。就一个人漫漫地走，闲闲地游吧。游过拙政园和留园，午后又信步遛进西园。西园我从未逛过，但早就听说其中有一座罗汉堂，堪与四川新都宝光寺中的那一座相比，据说是难分上下。我进去了。初看，好像相差无几。罗汉堂中没开电灯，四壁无窗，只从天棚投下一些昏暗的光线。五百罗汉规规矩矩并肩倚坐，衣纹执物各不相同，眉目神情却一律缺乏飞扬的神采。身旁有游客用上海话自言自语：“看济公躲到哪厢？”我